



1986

全国
曲艺新曲(书)目比赛
获奖作品集

一九八六年
全国曲艺新曲(书)目比赛
获奖作品集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405,000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插页2印张17.5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1—2,000册

ISBN7—80008—006—4/I·7

定价：3.70元

出 版 说 明

为了推动曲艺的改革、创新,提高曲艺创作和演出的思想艺术质量,繁荣社会主义曲艺事业,文化部和曲艺家协会联合举办了一九八六年全国曲艺新曲(书)目比赛。我社现将获得创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作品汇集出版。作品目次依据文化部和曲艺家协会公布的获奖名单顺序排列。

中国曲艺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八年一月

目 次

威胁(相声)	牛 群 李培森(1)
吞钩(扬州评话)	李 真(12)
哑女出嫁(二人转)	张 震(23)
白妞说书(京韵大鼓)	朱学颖(40)
血桃花(弹词开篇)	陈亦兵(45)
莲花峰相会(苏州弹词)	邱肖鹏 郁小庭 傅菊蓉(51)
发财有术(相声)	石小杰 丁广泉(65)
让座(快板书)	毛家华 唐文光(74)
妻子的褒贬(相声)	牛 群(81)
驯马专家(相声)	王存立(91)
武松打虎(相声)	廉春明(99)
中国女排采访记(评话)	朱庆涛(执笔) 唐耿良(110)
清角儿(独脚戏)	王双庆(执笔) 华 稽(122)
吉他魂(梅花大鼓)	石世昌(133)
应该不应该(西河大鼓)	张剑平(136)
醋为媒(潞安鼓书)	傅怀珠 王怀德 王仲祥(143)
包公断后(二人转)	张 震改编(148)
南郭学艺(单出头)	赵月正(165)
洗礼(相声)	常佩业 金炳昶(173)
调寇(评书)	田连元改编(184)

“晦气鬼”告状(绍兴莲花落)	翁仁康	(193)
乡恋(粤曲)	蔡衍棻	(204)
车闸(关中曲子)	贾平凹	(205)
零点七(谐剧)	包德宾	(210)
杨小娥和她的月堂歌(侗族琵琶歌)	李瑞岐	(216)
新兵小传(相声)	姜 昆 牛 群	(220)
星期天(单弦表演唱)	蔡兴林 马增慧	(234)
人墙(评书)	叶景林	(243)
体坛新曲(单弦表演唱)	杨子春	(249)
小牛和老刘(西河大鼓)	周保平 刘亚辉	(258)
孤山探梅(弹词开篇)	唐小凡	(263)
鞭打金宝宝(苏州弹词)	刘 敏 周孝秋	(265)
雨夜客轮(苏州弹词)	徐檬丹 江肇焜	(277)
山河泪(单弦牌子曲)	王允平	(303)
养猫(相声)	丁振远 李 健 康达夫 李如刚	(308)
我要交朋友(相声)	马云路 刘 际	(320)
花落花开(西河大鼓)	崔砚君	(328)
人证(数来宝)	王秀春	(341)
那达慕(集体好来宝)	道尔吉仁钦	(353)
包公传奇(相声)	廉春明	(356)
“能亮”问题(相声小品)	原建邦	(367)
姑娘万岁(评书)	刘兰芳 王印权	(377)
深山红花(二人转)	崔 凯	(393)
胖嫂招亲(单出头)	张 超	(406)
厂长家事(二人转)	郝 赫	(413)
亲上亲(山东琴书)	李慎武	(425)
凡人小事(淮词坐唱)	翟国忠	(435)

将错就错(苏州弹词)	沈祖安 陈才铨	马来法 朱良欣	(441)
打电话(大调曲子)		许应群	(460)
王铁嘴卖针(三弦书)	兰建堂(执笔)	李文武	(467)
补车票(湖北评书)		何祚欢	(476)
石破天惊(湖北小曲说唱)		蒋敬生	(488)
打狗的风波(单人锣鼓说唱)		周安礼	(502)
陈毅拜师(常德丝弦)		徐泽鹏	(509)
牧马人(粤曲弹唱)		蔡衍棻	(515)
慈母心(壮族末伦)		蒙秀峰	(518)
小猫咪(陕西独脚戏)		石国庆	(525)
列车新花(单弦)		王子文	(531)
心愿(四川清音)		李云华	(536)
长江魂(四川琵琶弹唱)		贺星寒	(538)
六月六(四川清音)	祝玉基	张金石	(540)
凤求凰(四川扬琴)	黄伯亨	黄志	(542)
蜡花异彩(贵州琴书)	马非天	欧阳京华	(545)
锁(彝族甲苏)		徐效	(550)

威 胁

(相 声)

牛 群 李培森

甲 您在这儿演出哪!

乙 啊。

甲 跟您请教个问题。

乙 咱们共同研究。

甲 这您不必客气。

乙 你说吧,什么问题?

甲 您说世界上什么最可怕?

乙 你是指哪方面?

甲 哪方面都有,全算上。

乙 整个世界上……

甲 哎,什么最可怕?就这么说吧,您最怕什么?

乙 我最怕什么?

甲 哎。

乙 哎呀!我这人还真没有什么怕的,你想上回地震把我
捂里头了,我还在里边逮俩蝻蝻儿呢!

甲 地震并不可怕,人定胜天!咱说最可怕的。

乙 那你说说你最怕什么?

甲 要说世界上我最害怕最害怕的——

乙 是什么?

甲 我儿子!

乙 你儿子?

甲 哎呀!你是没见我那儿子,太可怕啦!

乙 是啊?怎么可怕呀?

甲 这么个小蹦豆子……太可怕啦!

乙 怎么个可怕呀?

甲 就这么个小蹦豆子……太可怕啦!

乙 是啊!怎么个可怕法?

甲 他噌噌噌老长啊!

乙 谁家孩子也不能越长越抽抽儿哇。

甲 他长个儿咱不怕,咱是怕他长学问哪!

乙 你怎么还怕你儿子长学问哪?

甲 就这么个小蹦豆子,让他弄一小肚子学问,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寒碜你呀!你这当父母的脸往哪儿搁呀!

乙 你这话说的,他怎么会寒碜你呢?

甲 哎呀!你当他寒碜我还少哇,别的甬说,就他这什么都问,我就受不了。字儿不认识他也问,你说我是告诉他还是不告诉他?

乙 告诉啊。

甲 要认识我不就告诉了嘛。

乙 噢,你不认识啊!

甲 你说我是告诉他还是不告诉他?

乙 你不认识告诉人家什么?就说不认识……

甲 说不认识象话嘛!我是爸爸!

乙 爸爸就得都认识?

甲 那当然啦!要不全家这么多人就选我当爸爸?

乙 选?

甲 我这是连任多少年啦！谁家爸爸不比儿子懂得多！这可不是吹的，原来我儿子对他妈一般，就崇拜我，从三岁就崇拜。

乙 怎么说的？

甲 “我爸爸最棒了！你们爸爸都不如我爸爸！我爸爸老教我认字儿！我爸爸什么字儿都认识！认识好多好多字儿，一、二、三、四、五……六也认识！”

乙 好嘛！

甲 咱说实在的，那时候我是一点儿也不怕他。他要问个字儿，我张嘴就来：“这字念人，中间加一横儿哪，就念大；下面加一点儿呢，就念太；上面再加一横呢，就念……就没法儿念啦！”

乙 就这学问！

甲 你还别说，这学问那时候还真能抵挡一阵子，眼下不行啦，孩子长大了，都小学四年级啦。小学四年级啦！你说你害怕不害怕呀？

乙 这有什么怕的？

甲 那天他又问我：“爸爸，这念什么？”我一看，坏啦！

乙 怎么？

甲 我不认识！

乙 那你说你不认识不就完了嘛。

甲 我是爸爸！我说：“这个字啊……你看见没有？是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左半部分，一个右半部分，左边儿呢，是个言，啊，言字边儿；右边儿呢，是个享，享受的享。”

乙 噢，这是谆谆教导的谆。

甲 “一个言，一个享；也就是说呢，一个享，一个言，但是你不能念成享言！”

乙 废话！

甲 “只能念一个音儿，啊……”

乙 念什么呢？

甲 “是啊，念什么呢？你猜一猜。”

乙 猜？人家问你哪！

甲 “是啊，你是问我这个字到底念什么？”

乙 对啦。

甲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

乙 那为什么？

甲 “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啊……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这个字到底念什么比较好。”

乙 那能想得出来吗？

甲 “这个字经常见嘛！”

乙 是啊，经常见，念什么呀？

甲 “念那什么嘛！”

乙 什么呀？

甲 “念那……哼嘛！”

乙 哼啊！

甲 “哎，哼！不是常说‘哼哼教导、哼哼教导’，就是这个字。”

乙 净胡解释。

甲 你看咱们祖先发明这个字是很有讲究的，谁教导人也不是站在台子上大喊大叫，都是凑到眼前，很亲切地小声哼哼，哼……“哼哼教导”嘛！

乙 你算丢人啦！

甲 这还是好的哪！有时这孩子守着外人也出我洋相。

乙 又出什么洋相了？

甲 那天我们厂几个师傅来家串门儿，我挺高兴的，这小子进来了：“爸爸，爸爸，我们今天学的课文说：‘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每日每时都在罪恶地产生着乞丐和白痴。’爸爸

什么叫‘白痴’啊？”我说：“……白吃嘛！这你还不懂？白吃！爸爸挣钱买东西，做菜，摆了这么一桌，你跟这几个叔叔吃，你们就都算白吃嘛！”

乙 啊！

甲 几个师傅噗——全喷啦！我急忙说：“我没别的意思，别多心，以后我到你们家我也是白吃！”

乙 噤！

甲 要不说这孩子不懂事儿，守着外人你就别问啦！“爸爸，爸爸，这盘子里是比目鱼吧？”我说：“是！”“为什么比目鱼眼睛都长在一边儿？”

乙 还什么都问。

甲 我说：“那当然啦！这还用问嘛！……我不能马上告诉你，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比目鱼眼睛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儿？”

乙 孩子是问你哪！为什么长在一边儿？

甲 “比目鱼吗，眼睛就得长一边儿，所以叫比目鱼。要是眼睛一边儿长一只的，那叫黄花鱼！”“爸爸，爸爸，那为什么你的眼睛一边儿长一只呢？”

乙 好！

甲 我说：“爸爸不是黄花鱼变的嘛，……啊，不！……黄花鱼是爸爸变……爸爸是黄花鱼是……对啦！爸爸爱吃黄花鱼！”

乙 这孩子逼得他胡说八道啊。

甲 这还是好的哪！有时你想胡说都不知说什么。

乙 是啊？

甲 他一天到晚追着你屁股问：“爸爸，爸爸，为什么咱们家的电视是彩色的，珊珊家的电视就是黑白的呢？”

乙 里边儿构造不一样嘛！

甲 “构造哪儿不一样啊?”

乙 显像管就……

甲 “什么叫显像管?显像管为什么能显像?电视图像是从哪来的呀,是从天上飞进屋里的吗?也象飞碟一样吗?飞碟为什么叫UFO?UFO是英语吗?美国人为什么也说英语呢?爸爸你会说英语吗?”我说:“(含混不清)……英语……古得拜!”(招手)

乙 溜啦!

甲 我说我们家的事儿你老掺合什么?一点儿不知道同情人!这孩子把我折腾得就够苦的啦!你看现在瘦的,眼瞅着掉肉。说这不怕您笑话,我让这孩子逼得都到什么份儿上了?你算,早晨八点上班,我六点就得赶紧走,晚上孩子不睡着了,我都不敢着家儿。

乙 为什么?

甲 不就怕他问嘛!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嘛!

乙 至于吗?

甲 他问你,你要说错了,他真瞧不起你呀!

乙 不会的。

甲 怎么不会!上回开家长座谈会,我看他哼哼唧唧、哼哼唧唧,那意思不想让我去。我说:“这孩子,家长会,家长会,我这当家长的不去谁去?”我这一说,他还不乐意了:“就不让你去!就不让你去!你不会说话,你净瞎说。上回开家长座谈会,你看人家爸爸说得多好,你说的那叫什么呀!人家爸爸说,要让孩子们茁壮成长,你说:‘那就得多吃豆制品。’结果我们班同学给你起了个外号儿。”

乙 什么外号儿?

甲 “都叫您大傻帽儿!”

乙 噫!

甲 你说现在这孩子还了得嘛！给他爸爸起外号儿。你说给我起的这叫什么外号儿？啊？大傻帽儿！傻就傻吧，还给我来一帽儿！我哪点儿大傻帽儿啦？您凭良心说，我傻吗？

乙 消消气，不至于发那么大火儿。

甲 有一天晚上，他放学回来，我没让他吃饭。我说：“你过来！……过来！”

乙 有话慢慢说。

甲 “我是你爸爸不是？嗯，……是。是——你刚才在马路边儿上，从我跟前走，还看了我一眼，你不叫我？”

乙 哟，这就是孩子的不是啦！

甲 他还有理哪：“让我怎么叫您哪？刚才当着那么多同学面儿，您坐在路灯底下打扑克，还贴了一脸白纸条儿。”

乙 噫！

甲 “其实光我没叫嘛！珊珊也没叫她爸爸，她爸爸脸上画了六个小王八儿。”

乙 噫！孩子是怕你们给他丢人哪！

甲 听了这话，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好象突然觉得孩子是大啦。我看着他睡得那么香，那么甜，我轻轻给他掖了掖被子，嗯？

乙 怎么？

甲 日记本！

乙 孩子写日记了。

甲 我就翻开啦！孩子这日记写得真整齐。这是前天的日记：“三月五日，星期日。从今以后，我再不问爸爸问题了，他回答不上来，心里是多么难受啊！从今以后，我要好好学习，我懂好多好多事情，我就可以再也不用问爸爸了。”

乙 嘿！

甲 看到这儿我实在是受不了啦，我一回头，见我爱人睡得正

香，可把我气坏了！我一把把她提溜起来，我说：“你……你……你还有工夫儿打呼噜儿！”

乙 你折腾她干吗呀？

甲 我们得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当前家庭形势，做了深入细致的估量和分析。大会一致认为：孩子之所以产生信仰危机，其根源在于，八十年代的孩子们“知识爆炸”，懂得太多，学得太快，兴趣太广，求知欲太强；而我们却不能站在时代的前面，去管教孩子，于是就产生了一个老子想管儿子而管不了，儿子看不起老子的难堪局面。这样，一个“学习”的问题就严肃地、紧迫地摆在了我们老子的面前。因此，我们认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老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学习。我们的战斗口号：“为了儿子也得玩儿命学习！”

乙 应该说为了四化玩儿命学习。

甲 我连儿子都应付不了，怎么为四化呀！

乙 这倒是。

甲 我们制定了一条极为有力的紧急措施。

乙 什么措施？

甲 买一套《十万个为什么》。

乙 买那个干吗呀？

甲 背呀！都背下来，就不怕孩子问啦！

乙 这都什么主意！

甲 敢情这一套书不老少，二十来本哪！

乙 够你们两口子背的！

甲 没事儿，我们两口子分工，她背一半儿我背一半儿。她背：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电力、地质、医学、数学；我背：人体、体育、植物、动物、法律、历史、文艺、烹调。将来儿子问到她背的内容由她说，问到我背的内容归我讲。我们

俩是上班前背，下班后背，买菜时背，做饭时背，吃着饭背，刷着碗背，走路背，坐车背，躺在床上还是背，一天到晚这嘴就不闲着：“……为什么北京车站的钟每隔半分钟才跳一格？为什么老鼠怕猫？为什么说噪音也是一种污染？为什么说牛皮癣不是癣？为什么夏威夷群岛火山特别多？为什么人要不停地喘气儿？为什么鼻子的大头儿通常冲下？”废话！大头儿冲上那是漏斗儿。你说这帮人没事儿研究这个干吗呀？

乙 你们这种精神固然可嘉，但这毕竟不是办法。

甲 那依着您……

乙 好好补习文化，重学基础知识。

甲 英雄所见。我报名上学！我要努力学习，力争拿到大学文凭。我首先报名……上小学！

乙 上小学？

甲 我是正赶乱的时候上的初中，有名无实啊！我决心要把时间夺回来！我从小学四年级上起。

乙 那你跟你儿子一班啦？

甲 不是一个学校，我在夜校。

乙 是啊！

甲 哎呀！上了几天课，我就觉着这小学四年级功课怎么这么难哪！天天这作业我就愁死了。

乙 你基础太差啦！

甲 那天晚上回到家，吃了晚饭，我跟我儿子在一个桌上做作业，他跪在那边儿椅子上，我跪在这边儿椅子上。我这么一看，嘿！我们爷儿俩今儿个作业题一模一样！

乙 巧啦！

甲 我说：“那什么……借我橡皮使使。”

乙 嗜！

甲 我这儿涂得乱七八糟也算不对。把我急得呀！……要不我请教请教儿子？

乙 那也好。

甲 可……这怎么张嘴啊？

乙 这有什么。

甲 对！为了学习，不耻下问，把脸儿一抹，我是豁出去了！我说：“那什么……劳驾问问这道题怎么做？”

乙 真不含糊！

甲 可我儿子说话太气人了！

乙 怎么说的？

甲 “爸爸，你是想问我这道题怎么做，对不对？”

乙 太对了！

甲 “我不能马上告诉您。”

乙 为什么？

甲 “我马上告诉您，您印象不深，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这道题到底应该怎么做？”

乙 好！

甲 我爱人一看乐啦！“还爸爸呢！让儿子帮着做作业，你配当爸爸吗？”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了。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刚一睡着，做了个梦，可把我吓坏了。

乙 做的什么梦？

甲 我梦见，二十年之后，也不知我们家怎么订这么个规矩，全家人不是谁是爸爸谁就能老当爸爸了，废除了终身制，实行考核制，明文规定：谁考上爸爸谁当爸爸。结果考卷儿发下来我这么一看哪！哎哟！我连一道题也不会做，把我急的呀！这要是考不上爸爸，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我哇地哭起来啦！我这儿越哭越伤心，越哭声儿越大。我这儿哭着，我儿子把我推醒了，问我怎么啦？哭什么？我一

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我说：“哭什么？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一定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爸爸，合格爸爸，过硬爸爸，最佳爸爸，请儿子看我的实际行动吧！（动作）

甲 这什么意思？

乙 这是在弹簧床上哪。